

赛妮亚 刘亮程 / 主编

乡村新疆系列

شەبەكە پىنزا مەدەنىيىتى

西域美女的情感美文

# 父亲的麦地



萧云 /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赛妮亚 刘亮程 / 主编

乡村新疆系列

شەبەك پىزا مەدنىيىتى

父亲  
盘腿坐在  
炕头在  
渐暗

◎—— 西域美女的情感美文

# 父亲的 麦地

萧云 /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的麦地/萧云著. —乌鲁木齐:  
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 5  
(“乡村新疆”系列 / 赛妮亚 刘亮程 / 主编)  
ISBN 7-228-06938-2  
I. 父… II. 萧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  
当代-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6678 号

### 父亲的麦地

萧 云 著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俞康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新疆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  |
| 邮 编  | 830001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       |
| 发 行  | 新疆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|
| 印 张  | 7.125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20 千字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  |
| 印 次  |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 | 1-6000 册          |

---

ISBN 7-228-06938-2/I·25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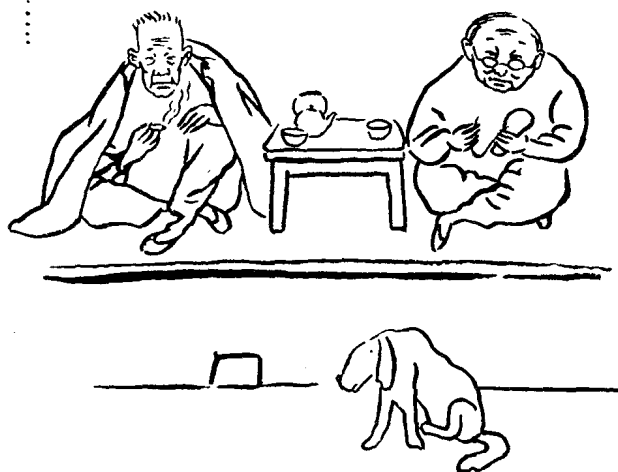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14.80 元

这座村庄的每一间房子都没有封顶，  
它的一切都朝无限苍穹敞开着。它被我们  
供升在无限高远处。无论“父亲的麦地”，  
还是我们一生一世的麦地，都会在那里成  
片黄熟。

——刘亮程



我年近四十的  
父亲母亲，  
盘腿坐在  
炕头。在  
渐昏暗  
淡下来了  
的夕阳里，  
注视着我们的  
老屋。秋天的最  
后一缕阳光投射  
在我家的墙壁上……



久而久之，这里  
自觉不自觉地  
就变成了  
两个村子的  
聚集点。  
村民们  
有事没  
事都  
来聚  
在这  
里。



## 村庄是什么(代序)

刘亮程

萧云生活的村子和我住的村庄离得不远,中间隔几道沙梁和几片荒野田地。小时候在野滩打柴放牛,也可能遇见过,只是互望两眼,并不知道以后都会写书,而且都会写到打柴放牛这些事。

在沙湾县那块地方,一下子出了三个作家,各写一本书,都写自己早年生活的村子。它们是《一个人的村庄》(刘亮程)、《一代匠人》(张景祥)、《父亲的麦地》(萧云)。三个村庄各自独立,又有着某种地理气息的联系。

在早些年,黄沙梁的牲畜窜到张景祥的蒲秧沟,偷吃一肚子包谷棒回来,萧云村庄的白狗,游到黄沙梁怀上一条黑狗的崽子,那样的事情,再自然不过了。随便一场西风都会将三个村子连成一片。他们在各自的村庄里,干着差不多一样的活,想着完全不一样的事情,也就有了现在各不相同的文字。

那时村里没有作家,只有会计记录着村子的收成亏盈,其余事情就全靠人的口传心记了。况且,一个村庄也发生不了多少大事。可能一些惊天动地的大

事埋在一些人的脑子里，以后会惊动世界。而在当时，肯定连头顶的一只蚊子都惊动不了。

萧云村庄的最大一件事，也就是自家一头用了多年的牛，卖给别人家宰杀了。萧云为这头牛写了一万多字，写得动情而精细。牛若看了，肯定比人更感动。这些人的文字，写得再好也只是给人看看。“牛的最后一滴眼泪”是流给谁的，人永远无法知道。与身边其他生命相比，人算最长寿的。所以，在人一生中可以目睹许多生命的死，而人的死亡最后只能被自己看见。萧云就是在这样的“生死”中度过童年、少年。她面向村庄的写作开始于那座远离村庄的首府城市。

萧云二十几岁走出那片乡村。我三十多岁才离开，比她多收了几茬粮食，少经历许多城市奔波之苦。而后来，又都回过头，走进那片早年毅然离开的村庄大地。

一个乡村女孩子，离开故乡的情怀可能迥异于男性。萧云在城市奔波所受的辛苦自不必说，村庄本身又伤害过她。对于这样一颗里外受伤的心灵，村庄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一个人，或许最终可以宽宥故土，把早年愤然背身而去的恨，化为归来之爱。爱她的一粒土、一棵草、一个早年的“仇人”。只有爱让人内心清澈丰盈。

萧云的村庄中，处处可见女性的独特视角与细微感悟。她让一座黄沙累累的粗陋村落现出了母性的柔情美丽。在村庄生活中，女人总是在暗处，而男人



暴露在明处。男人做的事女人大多都能看到,而女人的事情总是遮遮掩掩。所以女性世界迄今被认为是神秘的。萧云充满女性情怀的乡村写作,使她的散文区别于时下随处可见的村庄文字。她文章中的乡村事物,也逐渐脱净泥土,成为纯粹的精神意象。

在萧云的散文中,村庄是“父亲的麦地”,是“母亲的菜园子”,是“家族的回忆”、“牛的最后一滴眼泪”,也是“老鼠的家园”。这些与外界无关的个人乡村记忆,完整、饱满,自成一个生存精神世界,无须社会变革,时光移动,一个人的世界静住在那里。这样的篇章,每每能让人进入并久留其中。一篇好文章就像一处单独的老宅子一样包容你。它是某一时间的全部世界。

如今,村庄已成为文学广泛关注的热土。对于我们这些有村庄经历的人,村庄是老家故土。对于在城市长大的人们,村庄是更远的老家故土。每个中国人的根都扎在村庄里。

谁更接近村庄呢。

在这些有关乡村的文字中,村庄已不是现实中的麦田土路、草垛炊烟。那些村庄事物,就像一匹匹驾轻就熟的马,我们骑着它出发,最终要到达的是与村庄毫无关系的灵魂远地。

说到底,村庄是一场连根拔起的梦,拖泥带水,在写作者的精神中飞行。这场梦中每一片叶子都被唤醒,每一粒尘土都睁开眼睛。带着一座村庄独自走远的人,才会离我们更近。人人漂泊在各自的远处,每

颗心都是一座孤远的村子。灵魂的缘分在荒天远地。有心灵的人终会在远处不期而遇。

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,个人的精神世界,要全靠自己一土一木去构筑。我们的“圣经”只能是自己居住其上的村庄大地,读懂它的一草一木,一事一物。把整个一生安置其中,开始是生存居所,最后是灵魂圣地。对村庄的写作其实是对自我灵魂的永久构筑。因着一颗心灵的力量,一座沉寂于黑暗时间的村庄被唤醒、照亮。

它是我们大家的。

这座村庄的每一间房子都没有封顶,它的一切都朝无限苍穹敞开着。它被我们供升在无限高远处。无论“父亲的麦地”,还是我们一生一世的麦地,都会在那里成片黄熟。

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于乌鲁木齐

我们先从西瓜  
地旁边的  
一条大渠里，  
匆匆着来  
到了瓜地  
前。刚进瓜  
地摘了几个  
西瓜，就被  
拴在瓜棚前  
睡觉的  
看瓜狗发现了。



村庄是什么(代序) / 刘亮程

## 第一辑 父亲的麦地

父亲的村庄 / 3

母亲的菜园子 / 11

纯金戒指 / 17

自家的麦地 / 25

朋友是草 / 35

荒芜的园子 / 43

## 第二辑 老鼠的家园

老鼠的家园 / 53

我是一只狼 / 59

少年乞丐 / 65

我关注的一只鸟 / 71

鱼 / 76

沉默的羊群 / 85

牛的最后一滴眼泪 / 89

### 第三辑 家族的回忆

村子与村子之间 / 113

村里的大路和小路 / 125

蛇村 / 136

梅莹 / 142

表姐的婚事 / 153

家族的回忆 / 173

第一辑

# 父亲的麦地



## 父亲的村庄

父亲是在一个早晨，走进现在的村庄的。那时候，天刚亮，一群一群的小鸟，由这个村庄的上空，飞往另一个村庄的上空。

我年轻的父亲，剪着时髦的寸头，宽大的裤角，把道路掀起一片灰尘。那时候，他的心已经留在了他自己的村庄里。他理想的爱人，正坐在自己家的屋檐下，一针一针地为他纳着这个春天的第一双鞋底。

那时候，天还早呢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和远方的唢呐声，都在她的耳边响起。她不知道，此时，我的父亲已经走出了他们的村庄。在他的一生中，她将成为他最后的村庄。那时候，我的母亲刚刚十六岁，十六岁的母亲，正顶着一顶大红盖头，端坐在别人家的炕头，等着做别人家的新娘。

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走进母亲的新房的。许多年之后，他都想不明白，他当时是受了阳光的诱惑，还是红盖头的诱惑？

当时，全村的人都站在院子里，等候外出很久都没有归来的新郎。见父亲进来，就一拥而上，把他按在新郎的位置上。

当时，父亲走得有点累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进的是别人家的屋子，等看清了红盖头下的母亲，不是他心爱的女人，想



转身离开时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村里的壮年人都涌上去，把他围在新娘的跟前。

尽管他和母亲都不停地声称：对方不是自己的爱人……

父亲于是就只能在这个村庄里住了下来，但他总也搞不清这个村庄的程序。

很多的时候，他都像在自己的村庄里做人一样地去做事，但总会引来这个村庄里人的一片惊异声。

有一次，去地里加埂子。父亲就像往常一样，把铁锹往胯下一骑，拖着就走了，然后又回来顺着铁锹划好的线加土。

周围的人都很奇怪，他们停下自己手中的活不干，都围了过来，好奇地看着父亲，搞不清他是逗人玩还是真的在干活。

在自己的村庄里，父亲完全是个自由的人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从来没有人来指责过他对与不对。

有的时候，他用很夸张的动作去做一点小事，别人也不会说他什么。

但父亲忘了， he 现在是生活在别人的村庄里的。别人的村庄不是他自己的村庄，他们常常在逗父亲说出他村庄的故事后，又拿来取笑他，甚至用很难听的语言辱骂他。

父亲一脸的茫然，他搞不清楚是自己做错了还是别人做错了。

父亲的两个村庄让他很烦恼，自己村庄的事和别人村庄的事，总是颠来倒去地折磨着他，让他忘记自己生活的村庄。

有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村庄里做的事，当成了别人村庄